

唐人著

金陵春夢



第三集

八年枕戈

北京出版社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三集·

八年抗战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四点二五印张 二十九万一千字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三万五千三百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六七四 定价：二·三五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 一 回

乌烟瘴气 日阀极力搞阴谋
瞻前顾后 宋家坚持要谈判 1

第 二 回

再三叮嘱 幕后人当面摇头
细说端详 盟兄弟促膝谈心12

第 三 回

沟里翻船 蒋介石寄望新打算
代人受过 张学良慷慨提保证23

第 四 回

郎舅相见 汗流浹背谈曲折
部属齐集 血脉偻张论是非34

第 五 回

破铜烂铁 戴雨农心有不甘
千真万确 宋美龄肩释重负45

第六回

呼吁团结 中共代表受尊敬
保证对外 南京主席听掌声56

第七回

茫茫大地 叹斯人冷酷如冰雪
郁郁苍天 看英雄热诚昭日月67

第八回

人重一诺 追随返京无反顾
酒敬三杯 团结抗战毋相忘79

第九回

机场诺言 西安事变一笔销
大局瞻望 南京政权怎得了90

第十回

听错话 宋子文愤怒斥CC
伤脑筋 陈布雷拟稿训张杨 102

第十一回

胸背装钢架子 医生治疗稻草人
当面碰钉子 伤心挖苦野心家 114

第十二回

有弟不义 胞兄盟兄齐失望
无事生非 谈话训话皆多余 125

第十三回

狗咬狗骨 戴笠推出美人计 136
人见人危 端纳运用激将法

第十四回

寥寥数行 于凤至海外求援 147
洋洋千言 陈辞修御前献策

第十五回

十手所指 蒋介石避居陈家 158
万众叹惜 张学良押解公庭

第十六回

代人受过 李烈钧言不由衷 169
与虎谋皮 张学良悔之已晚

第十七回

救丈夫 于凤至凄婉求援 180
囚英雄 戴雨农奉命行事

第十八回

晨钟暮鼓 唤不回独夫良知 191
呼天抢地 说不尽壮士悲愤

第十九回

小丑跳梁 王以哲惨遭暗算 202
大声疾呼 何香凝号召签名

第二十回

八易其稿 西安半月记出版 213
满嘴胡言 德国顾问团乱扯

第二十一回

语重心长 周恩来庐山告警 224
布阱设陷 史汀生华府筹策

第二十二回

定国策 观战参战抗战 236
看大局 难和难打难拖

第二十三回

“真言”十四字 闻所未闻 248
“感召”是钞票 见所未见

第二十四回

恐日诋苏 蒋介石不孚众望 259
强词夺理 汪精卫其心可诛

第二十五回

庐山训话 千言万语曰投降 271
后台相会 一清二楚是双簧

第二十六回

听诡计多端 中国人忍令安排 281
看谁是刀俎 好男儿宁为鱼肉

第廿七回

日寇兴兵 吉星文芦沟抗强敌 291
领袖发抖 许世英东京探行情

第廿八回

团结救亡 中共号召撼天地 303
奋勇抗战 红军请缨泣鬼神

第廿九回

笑里藏刀 东京表示很遗憾 314
隔岸观火 华府声明不干涉

第三十回

涕泣长跪 以守为守试不得 326
声色俱厉 忍无可忍请动手

第卅一回

高瞻远瞩 靠人民不要压人民 338
卑躬屈膝 中国兵撤退中国境

第卅二回

看风色 韩复榘抢先走绝路 349
办交涉 俞鸿钧当场碰钉子

第卅三回

谈反共 美专使大发谬论 361
恨抗战 汪精卫小试低调

第卅四回

万水千山 红军誓师抗强敌 372
深情厚意 苏联订约助友人

第卅五回

长空洒碧血 苏战士为中国捐躯 383
袖手作旁观 美政府替日阀撑腰

第卅六回

孤军奋战 姚子青宝山殉国家 394
走马上任 蒋经国江西安家

第卅七回

望风而逃 国军丧魂张家口 405
片甲不留 日寇落魄平型关

第卅八回

乌云掩月 阳明堡奇袭毁敌机 416
烽火蔽天 八路军仗义救蒋军

第卅九回

抗命守土 壮士奋起东战场 427
阴谋征服 强盗登陆金山卫

第四十回

官邸谈和解 希特勒招降育术 438
江干哭流亡 老百姓报国无门



第一回

乌烟瘴气 日阀极力搞阴谋
瞻前顾后 宋家坚持要谈判

话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阴沉的洛阳上空，有一架军用机自西安方面飞来降落，蒋鼎文匆匆下机，第二天一早继续航行，到达南京。

南京的空气比天气还要阴沉，蒋鼎文一到便找着宋美龄，同端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商议一番，接着便到何应钦那边送信。何应钦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应酬话，要他明天一早出席中央政府的会议，并作报告。蒋鼎文又去拜访戴传贤，当他刚说起：“西安事变并非尽如外传的那等情况，张汉卿也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还没有说到正题，戴就怫然不悦，截住客人的话说道：“我是职司试政的考试院长，如今陕西、甘肃两省有军人作乱，考试、铨叙之政不能推行，我就要反对！”

别的事我都不知道，你也不必和我说那些。”

蒋鼎文有如挨了当头一棒，辞出后心情沉重，思索道：“天啊！象戴传贤那等国之重镇的人物竟如此来看国家大事，其可笑之程度是如何呢？如若戴传贤这等态度是可以将国家做到好的地步，那也就真算得是天下之奇迹了。”因此翌日出席会议时，蒋鼎文怀着失望、异样的心情走上讲台。他根据事实作报告，台下却有人问道：“铭三同志，你的报告，同我们知道的不一樣。张、杨胆敢如此，乃是中了反动派的宣传，他们通匪有据，你为什么不说？”

蒋鼎文捺住性子道：“兄弟是过来人，自信这件事一不是张杨中人之计，二不是张杨通匪有据。前天我见了张学良手下一员大将——”。

“谁？”

“是唐君尧旅长。唐旅长亲口对我说：十二月十二日，张汉卿将蒋先生安顿于新城大楼后，午夜始返回金家巷寓所。其时有几位将领在等候他，请示返防后各事的处置。唐君尧旅长是其中的一位，他首先请示：‘副司令既主张拥蒋抗日，停止内战，是否可以保证红军不向我们进攻？前方两军犬牙交错，请副司令对此有明确的指示。’汉卿听完了各将领的报告后，当场即决定以三事通令各部队：一、事变目的在于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二、与红军对峙各部须就原防地严密警戒，如彼来犯，即予猛击；三、各部队主管须严密防范共军对所属之勾诱煽动。”蒋鼎文道：“张汉卿这项通令不已很清楚的证明了他与中共毫无谅解吗？亦不就很清楚的证明好多人对东北军的认识错误吗？而有人公开诬蔑东北军‘勾通匪

部’，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台下又有人不服气，高声发问道：“请问蒋同志，西安扣了我们多少将领，为什么单单要派你到南京来呢？”

蒋鼎文苦笑道：“说来话长，这是蒋百里先生的主意。”

“请你说得仔细点。”

“可以可以，”蒋鼎文道：“这是蒋百里先生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双十二出事之后，一忽儿天已大亮。他当时住在招待所里，听见门外有人找他，声音很生疏。他还未作答，一个青年军官就进来了。对他说：‘你是蒋百里先生吗？请你客厅里坐。’那军官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客厅里有形形色色的俘虏，还有一位蒋百里先生的老朋友吴将军，今年七十岁了，跟陈调元先生去西安谢委，也莫名其妙做了俘虏。那天天气特别冷，在惊疑交集的空气中大家发抖。百里先生一眼望去，脸熟的都是军政大员，其他穿军服的都是副官、卫士之类，也有几个大员们的太太。人人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俘虏越来越多，看来也快齐全了。到了午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到，身上有血，大家才明白临潼方面出了事。百里先生问那位青年军官，出了什么事？那军官叹口气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你们年老的，一定不明白。不过你们放心好了，不会出乱子，等一会，你们就明白了。’但百里先生还没懂得他说的是什么。不过他对我说：‘当时我也知道，这些喜剧性的故事演不完，我这个军事家一向在北洋军阀圈子里混，不怕。’”

“后来怎么他推荐你回南京啦！”台下又有人问。

“我说简单一点，”蒋鼎文道：“后来他们仍然是每人住一

间房，当天张学良便去拜访他。张先开口说：百里先生，你的人格学问，先君很敬重！今天我有几个疑难的问题，要和先生谈谈。他随即取出那篇‘兵谏’通电的全文。百里摸摸自己的眼角道：没有眼镜，我是看不清楚的。汉卿连忙叫卫士去找了一副老花眼镜来，百里才把全文看过了。文中就是统一抗战的一致主张，他们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那时汉卿好似私塾中小孩子一般，抬着头要等他的意见。问先生看来怎么样？百里沉吟一下道：‘今日之事，就看谁的力量大了！’接着汉卿便坐了下来，好似把自己也放松一下：‘请先生说得具体一点，先生不要生气。’百里道：‘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当然很充分了，尤其是西京招待所，只要两条枪，就够对付我们了！不过，西安以外呢？’汉卿也回答得很老实：‘西安以外，我们就鞭长莫及了！’百里冷笑了一下说：‘那么，你们自己已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这时汉卿拱手而出，说是等一会再来请教；他又叫副官替百里添了酒肴，烟也是上好的。

“在那一段短期的俘虏生活中，蒋百里觉得是很有趣的，他说他是一个比较可以冷眼看事件的人，而他的地位也是如此。好似一幕喜剧，那么多的军政大员，都在扮演丑角，因为他们离开了权力，回到本来生活去，便显得软弱如婴孩，只得由环境来摆布了。”

“请你说得扼要一点。”台下又有人说。

“好。”蒋鼎文讲下去道：“第二天张学良再去看蒋百里，蒋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西安力量不够，事情搞大后，一切都很糟。张学良沉吟半晌才说：‘还是请先生移到杨公馆

去吧。到那边就什么可以说了。此刻，我们且谈力量问题，假定南京的飞机来炸西安呢？’百里接着就说：‘那放心，蒋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一定不会来炸的！’这时张氏看了看手表，又匆匆出房门去了。这一天南京的飞机整天在空中掠过，并没有下蛋，显然是示威性质。

“第三天，张学良又去看百里，一开口就说：‘先生说的对，一切都是力的问题。此刻蒋委员长在我们包围之中，而我们呢，又在中央军包围之中。’他把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的消息告诉了百里，百里也明白局势有了转机了。又明天，张氏又去见百里，提出一个请求：‘我想请你去见委员长，劝劝他。这几天委员长肝火大，见了我就发脾气，还是您去劝劝他。’张氏认为百里处于客卿地位，而且声望高，说话比较容易些。到了十六日下午四时，张氏果然邀百里去见蒋委员长，那时委员长已移居高桂滋的公馆中了。事前张氏已得委员长的同意，要百里去见他，而且要派百里到南京去作调人的。百里见了委员长，两人关了门密谈。张氏站在门外，一些也听不到什么。委员长说到张学良想请百里到南京去走一趟，他自己并无表示，他倒想知道百里先生的看法。百里认为派人到南京去是对的，因为国家大事要紧，他自己因为一向和政府没有渊源，去了也起不了大作用。他建议派蒋鼎文去，因为蒋鼎文和张学良的感情最坏；派了蒋鼎文去，可以显得张氏是有了结这件事的诚意的。”蒋鼎文透口气道：“这位军师的建议当即生效，我便变成第一个飞出西安的俘虏，还带出了委员长写给何部长的亲笔信。这封信也是百里从委员长那边拿来的。这封信张学良没曾看到，信中要南京空军停

炸三天，以待张杨的转变。”

听完蒋鼎文的报告，何应钦便立即召开会议，把蒋介石希望派人到西安去作保证这一点搁住一边，却推敲起蒋介石那封信中的语气与“暗示”来。蒋鼎文急得手足无措，直流冷汗。眼看着一干人等在那里赏雪吟诗似的，一个个摇头晃脑，呲牙咧嘴，烟雾腾腾，摇摆大腿。不是说“委座的意思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们可不要弄错了。”就是拍桌惊呼：“委员长人格伟大，张学良不得不放他，我们可要拿定主意，继续讨伐！”但冯玉祥力排众议，认为“轰炸非停止不可！军队非后撤不可，保证人非去不可！”

“焕章先生，”何应钦冷冷地说道：“委员长亲笔信中没有提到保证人三个字，堂堂委员长……”

“那你就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冯玉祥振臂高呼：“你们不想想，蒋先生如今在谁软禁之中？你们一点不让步，他能活着回来吗？”

何应钦立刻反驳道：“焕章先生！”他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扬了扬：“委座的亲笔信刚才我念过一遍了，上面并没有要我们让步的指示！大家想想，堂堂一位委员长，怎么会向乱臣贼子让步？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亲口同我讲过：即使他不幸牺牲，也不会同共匪谈和！瞧！领袖伟大的人格到底感动了张杨二人，大家刚才不是听过蒋铭三先生的报告么？好！张杨既然要把领袖送回南京，我们又何必让步？我们又何必派代表到西安去作保证呢？”何应钦越说越有劲：“谁有这个资格当代表姑且不谈，但作为这个代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张杨二人已够复杂，加上共匪尤其微妙，试问在座诸公，谁

敢拍胸脯到西安当代表？”他弦外有音：“我们同共匪方面根本没有交情，谁有这资格做代表？”

“主席！”冯玉祥大呼道：“代表不代表留在以后再说，目前无论如何要停止讨伐！”

“为什么？”何应钦冷冷地问道。

“委员长的命令！”冯玉祥指指他手中的蒋介石亲笔信：“委员长不但命令我们停止轰炸，而且命令我们停止讨伐！”

“他是说星期六以前。”何应钦的腔调显然已经软了下来。

“不管！”冯玉祥大声说道：“即使是本星期六以前罢，你也得照他的命令行事！”

会场上短短地冷静了一下之后，顿时热闹起来，人们闹哄哄地交换着不着边际的意见。正当何应钦感到狼狈的时候，只见门外一阵骚动，宋美龄一马当先，孔祥熙紧跟在后，宋子文挟了个大皮包随着跨进室内。何应钦当即把会议内容同她说了，宋美龄立刻高呼道：“现在，无论如何，代表是要派到西安去的，停止讨伐的命令、停止轰炸的命令是非要马上发出不可的！”

“好哇！”有人喝采，有如戏场。

“嘘！”也有人喝倒采。

“各位！”宋美龄捏紧拳头敲敲桌子：“现在局势很危急了，”她说了一大堆：“所以，代表是非派不可的！问题是派谁！”

“主席！夫人！”冯玉祥发言：“根据蒋铭三先生的报告，张学良希望孔部长去作代表，孔先生不但是财政部长，而且是委员长离京期内的代理行政院长……”

台下有人鼓掌。

“不，不！”孔祥熙按着臃肿的大衣起立，惊惶地摇手道：“医生坚嘱，不令飞陕！我不能去。”

“是啊！”何应钦发言道：“孔部长别说是医生不许他去，即使可以，也不能去，这样做，显然我们向匪方已经开始正式谈判。”

冯玉祥蹦起来大声说道：“孔部长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西安方面的人称做‘匪’！大家都听说过铭三兄的报告，除了十二号当夜死伤四十几个人以外，之后一直没有出过乱子。委员长还受到张杨和共产党方面的尊敬，都承认他是统帅，请他出来领导抗战，收复失地！”冯玉祥声震屋宇：“难道这就是‘匪徒’的行为么？那我就问：委员长现在已经答应抗战，只等代表到达西安便可以回来，难道委员长是与‘匪’为友吗？”

礼堂中一片掌声，有叫好的，有喝倒采的，闹了一阵，宋美龄急得直拍桌子。她把狐嵌大衣两下子便脱了下来交给侍卫，也大叫道：“西安方面是不是匪，不是现在讨论的题目！委员长是不是答应了抗战，要等他自己来说！现在我们只要停止讨伐，停止轰炸，再派一个代表到西安，那我们的责任便完了！”

“是啊！”缩在一旁发抖的陈布雷突地鼓足勇气说了句：“代、代表非去不可！”说完就坐了下去。

“我说不可以！”何应钦双目冒火：“孔部长如果去西安，试问政府的威信何在！”

台下又吵了起来，有人说：“威信值几个铜板一斤？”有的

说：“委员长已经扣在西安，不把他救出来算不算政府有威信！”宋美龄向何应钦道：“不派代表！不派代表！你敢违背他的命令么！”她尖声大叫：“他的亲笔信你看过了！”

何应钦倒退一步，眼光朝屋角里瞅一眼，那个日本密使正以他的随从身份同其他随从杂在一起。四眼相视，何应钦倒抽一口冷气，陡地勇气大增。只见他淡淡一笑，欠身为礼道：“夫人，请勿误会。敬之追随介公多年，没有不清楚的！委员长函称星期六可能返回南京一语，此间大多数同志解释为委座并不深信、或希望有此可能，他只是借此通知南京当局，除非叛变者在那时已知悔悟，他主张政府应即使用武力，不必顾及其他个人生命之危险，务望维持政府的威信！”

“谁告诉你的！”宋美龄跳脚道：“谁告诉你的！”

“夫人！”何应钦伸出右手在台下划了个圆圈：“大家都这么说！大家对伟大的领袖都这么猜测！”

宋美龄气得直哆嗦，孔祥熙连忙吩咐侍卫给她把大衣披上，自己讷讷地发言道：“大家的意见都对。但为今之计，如何请委员长回来，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关于这一点，是无人表示反对的。那末还是派代表……”孔祥熙还未说完，何应钦截断了他的话：“孔部长！要派代表？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宋美龄一个箭步跳到他面前：“一定要办到！一定要办到！”

何应钦着急起来，退后一步，也伸出指头厉声答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现在是政府的威信要紧！”说到这里台下也吵了起来，想说话的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理，三三两两的“小